

義演漢秦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敍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仰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秦漢演義

第二十五回 下宛城長驅進兵 愚二世指鹿爲馬

話說沛公自納酈生之計。攻取陳留。招集兵士。軍勢大振。進攻開

封開封今河南開封縣未下。正遇秦將楊熊帶兵西來。沛公率兵與之交戰

於白馬白馬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北又戰於曲遇曲遇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大破之。楊熊

敗走滎陽。二世聞之。遣使者將楊熊斬首示衆。

沛公既勝楊熊。南取潁陽潁陽故城在今河南潁陽縣西南恰與張良相遇。原來

張良自從辭別沛公。領兵千餘人。隨韓王成往取韓地。方纔得了

數城。卻被秦兵來攻。張良兵少。不能拒守。又爲秦兵奪去。張良只

得在潁川潁川府今河南禹縣至許州陳州各縣皆是汝州一帶往來爲游兵。

此次遇見沛公。張良遂從沛公攻取轅轅轅轅山名在河南偃師縣東南得韓地

十餘城。沛公因使韓王成留守陽翟陽翟今河南南陽縣南禹韓縣國治卽自帶張良。

往攻南陽。

南陽爲今河南地

南陽郡守率兵迎戰大敗。逃入宛

城。

宛城南陽郡南陽縣

固守。

沛公急欲入關。路經宛城。棄之不取。引兵西行。已過宛城數十里。

張良忙諫沛公道。公雖急於入關。但前途所經關隘甚多。秦兵尙

衆。據險而守。攻之急切難破。設使前爲秦兵所阻。後有宛城斷絕

歸路。前後夾攻。我兵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此危道也。故宛城不可

不取。沛公依言。便定計乘其不備。回兵攻之。到得晚間。沛公傳令

軍士飽食。拔營俱起。捲旗息鼓。人皆銜枚。馬皆束舌。取僻近小路。

悄悄而行。及到宛城。雞尙未鳴。沛公命將新製旌旗。一律更換。待

到天色黎明。指揮兵士。吶喊一聲。將宛城圍了三重。

南陽郡守昨日在宛城上望見沛公兵隊過城西去。並不來攻。心

中正在暗喜。以爲可保無事。誰知次早有人來報。說是敵兵攻城。

郡守從睡夢中驚醒。急登城樓一看。只見敵兵勢如潮湧。旌旗一新。卻與昨日不同。也不知從何處來。大驚失色。回到署內。心想城中一無防備。如何抵敵。不如早尋一死。免遭敵人之手。想畢。拔起佩刀。便欲自刎。



時有舍人

屬郡吏守

陳恢連忙止住。說郡守道：「足下若肯歸降，臣願往。」

說沛公保全足下爵位。若沛公不聽，死尚未晚。郡守依言，陳恢遂踰城而出。來見沛公，說道：「臣聞楚王有約，先入關者得稱王於關中。今足下留攻宛城，宛城本是郡會，連城數十，戶口衆多，糧食豐足。彼官吏人等，自以爲投降必死，故皆登城堅守。足下若駐兵攻城，城堅難破，部下士卒必多死傷。若棄卻宛城，引兵西進，則宛城必出兵追擊。足下前既誤入關之約，後復有宛兵爲患，非善策也。爲今之計，足下不如招其郡守來降，與之立約，封以高爵，即使守城，收其兵隊，一路西行，所有秦地各城，聞此消息，必爭先開門迎接大兵。足下不損一卒，不折一矢，長驅直進，毫無阻礙，豈不妙哉？」

沛公依了陳恢之言，遂許南陽郡守投降，封爲殷侯。以陳恢爲千戶。

名官

沛公既得宛城，引兵西行，所過城邑，果然望風歸附。沛公又

下令兵士沿途不得擄掠。秦民皆喜。行至武關。武關在陝西商縣東有兵拒守。沛公引兵攻破。

沛公攻破武關。時爲秦二世三年八月。此時二世亦被趙高遣人殺死。話分兩頭。卻說二世自殺李斯之後。以爲趙高可信。用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聽其處決。二世一切不問。終日恣樂。趙高自知威權日重。欺二世昏庸。欲使朝臣及左右近侍。皆來歸附。使二世勢成孤立。然後可以肆行無忌。乃先設法以驗衆心。是否畏己。且欲藉此立威。

古代有一種良馬。形狀似鹿。趙高因此心生一計。一日取鹿一頭。獻與二世。說是獻馬。二世命左右牽至。卻是一鹿。不禁大笑道。丞相莫不是錯誤了。明明是鹿。如何竟說是馬。趙高答道。臣所獻者的確是馬。並非是鹿。二世聽了大疑。心想我因何眼目如此昏花。

竟然將馬錯看成鹿。便問左右。到底是馬是鹿。左右侍臣明知是鹿。但內中有一大半人。畏懼趙高權勢。便都說是馬。此外少數人。欲言是鹿。既恐得罪趙高。欲言是馬。又恐觸怒二世。只得



緘口不言。惟有數人直說是鹿。過了數日。趙高暗令心腹之人。誣奏言鹿者之罪。皆處極刑。自此一班朝臣及左右近侍。莫不畏懼趙高。從此趙高威震朝廷。

趙高又將蒲葉捲成一束。獻於二世。說是肉脯。甚至指青色爲黑色。指黑色爲黃色。

束蒲爲脯。及以青爲黑。以黑爲黃。事見史記。潘疑引鄭康成禮器注後漢書文苑。

征賦西終日在二世面前。任意亂道。二世左右人人附和。弄得二世

愈加疑惑。便召太卜令他問卜。太卜早已受了趙高指使。便謊奏道。陛下當祭祀天地宗廟鬼神之時。齋戒未盡潔淨。以致如此。今惟修明齋戒。可以除之。二世依言。便往上林中僻靜之處齋戒。二世雖處齋宮。但平日放縱。已成習慣。欲其認真齋戒。真屬難事。於是每日在上林中射獵禽獸爲樂。一日正在射獵之際。忽有一個行人。誤入上林之中。被二世看見。親自拈弓搭箭。竟將其人射

死。在二世平日以殺人爲兒戲。此事本不稀奇。誰知被趙高聞得。又生一計。密令其女壻現爲咸陽縣令閹樂。上表舉奏。說是不知何人射死了人。竟將尸首移入上林之中。此奏既上。二世自然說此人是自己射殺。趙高遂故意進諫道。天子無故殺死無罪之人。此乃上帝所禁。誠恐鬼神不佑。天將降殃。應請暫離宮殿。出居遠處以避之。

先是二世夢見白虎一隻。跳到車前。將他左邊駕車之馬嚙死。忽然驚醒。以爲是個不祥之兆。心中悶悶不樂。立召占夢名官問之。占夢卜成一卦。說是涇水爲祟。今見趙高又勸其遠出避災。因想起有一座離宮。名曰望夷宮。望夷宮在今陝西涇陽縣東南乃先帝作之以望北夷者。其地北臨涇水。去此既遠。又可祭祀涇水。遂命移居望夷宮。就宮中齋戒。沈白馬四頭於涇水以祭之。

讀者須知趙高將二世移到遠處。是何意思。原來趙高平日在二世面前。一味迎合。常常說道。關東羣盜。勢無能爲。不足憂慮。誰知自己身爲丞相。天下愈亂。項羽既擒王離。章邯屢敗。疊次遣人求救。又遣司馬欣來京。趙高恐二世見責。一概阻壓不奏。及至章邯被迫降楚。項羽聲勢更大。自函谷關以東皆與之響應。沛公又率兵攻破武關。趙高見敵兵已迫。亂事萬難隱瞞。心恐二世見責。於是稱病不朝。沛公又暗地使人到趙高處。爲結內應。趙高許之。乃設法將二世移居上林。又移居望夷宮。一則使之居住僻地。消息不靈。容易蒙蔽。且與自己遠離。不致被責。二則遇有事勢緊急。便賣二世以爲己功。圖將來之富貴。因爲此調虎離山之計。臨時容易下手。

趙高之心事。既如上述。偏是二世也知亂事日急。遣使者責備趙

高令其從速滅除盜賊。趙高被責。懼二世誅之。遂密喚其弟郎中令趙成。女壻咸陽令閻樂商議道。主上平日不肯聽諫。如今事急。反欲歸禍於我。事已至此。說不得只有迫其自殺。另立他人。議定。乃遣趙成爲內應。詐稱有大賊入宮。使閻樂召發兵卒前往。趙高因事關重大。閻樂雖是自己女壻。恐他此去或有翻悔。反與二世合同謀已。亦未可知。遂率衆先將閻樂之母。刼到家中。作爲抵押。閻樂見母親被刼。只得死心塌地。幹此弑逆之事。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二世被殺望夷宮 趙高受戮咸陽市

話說閻樂依趙高指使。往殺二世。帶領士卒千餘人。行至望夷宮門。閻樂出其不意。喝令左右。將衛令僕射衛令僕射官掌。綱綁起來。故意責罵道。有賊入宮。汝等何不攔阻。衛令被縛。不知何事。及聞

責備。便答道。宮外四圍紮下兵營。士卒日夜梭巡。何得有賊敢入宮來。閻樂不由分說。便將衛令斬首。隨帶兵卒。昂然而入。一班衛士不知來由。未敢抵抗。竟中閻樂之計。被其騙入宮門。既到宮中。閻樂命兵卒放箭。向內亂射。所有侍衛郎官及宦者。皆大驚失措。四散逃命。也有膽大者。向前格鬪。都被殺死。死了數十人。其餘逃走一空。郎中令趙成。遂與閻樂領兵。一同進內。仍令兵卒一路放箭。有幾枝箭直射到殿中。二世坐處帳幔之上。二世正在殿上。聞得亂事。心中大怒。急召左右近侍。近侍皆驚慌擾亂。不敢迎敵。二世見爲首者乃趙成。閻樂。方知是趙高所爲。回顧自己身邊。惟有宦者一人。隨侍不去。

此時二世自知無救。連忙趨入內殿。此宦者一路隨入。二世因向之說道。趙高安心造反。汝何不早言。以至於此。宦者答道。臣惟不

敢多言。故尙僥倖。
偷活。若臣早言。久
已誅死。豈得生存。
至今。宦者說完。閻
樂已領兵隨後追
進。二世見無路可
逃。只得坐以待之。
閻樂行近二世之
前。數他罪過。道足
下平日驕傲放恣。
妄行誅殺。所爲無
道。今天下之人。皆已背叛。足下速自爲計。二世道。丞相可容一見。



否。閻樂道不可。二世道吾但願得一郡降爵爲王。閻樂不許。二世又道吾但願爲萬戶侯。閻樂又不許。二世此時也不敢貪戀富貴。但求保全身家。便又哀求道。吾情願與妻子同爲黔首。丞相當必憐而許之。閻樂道。臣奉丞相之命。爲天下來誅足下。足下雖有許多言語。臣不敢回報。言畢用手一磨。隨從兵士各舉兵器一擁向前。二世遂拔出佩劍自刎而死。

閻樂既迫死二世。立即歸報趙高。趙高便想篡位。直入咸陽宮中取了傳國玉璽。佩在身上。召集百官及左右侍臣。誰知此一班人。平日雖畏趙高。如今聞得二世已死。趙高竟欲篡位。各人心中卻不願意。竟無一人聽從。趙高自己便欲上殿升坐御座。說也奇怪。趙高一走上殿。忽覺殿宇全部搖動。似要傾倒下來。嚇得趙高連忙退下。到得庭中。回望殿宇依舊完好。心中不信。想是自己頭昏

眼花。於是定一定神。復走上殿。那殿又依前搖動。如此三次。趙高心想天意不許。人心不從。乃是我命中無皇帝之分。只得罷手。

趙高雖不想爲帝。卻想比皇帝降一級。作個一國之王。於是一面遣人密報沛公殺死二世之事。欲與沛公立約。平分關中之地。各自稱王。一面卻想暫立公子嬰爲王。以順羣臣之意。待得沛公允從其約。再將子嬰殺死。主意已定。遂召集諸大臣及諸公子。告以誅殺二世之故。又說秦本王國。始皇統一天下。故稱皇帝。現在六國復出。天下分裂。秦地比前更小。不可虛稱帝號。應仍前改稱爲王。二世兄子公子嬰。秉性仁儉。百姓歸服。應立公子嬰爲秦王。衆人聞言。不敢異議。趙高見衆人無甚話說。便令公子嬰齋戒。擇日祭告宗廟。受取玉璽。又下令以黔首之禮。葬二世於杜南。在長安南縣宜春苑中。論起二世。身爲皇帝。僅得三年。末路欲求生爲黔首。

尙不可得。可笑亦復可憐。

公子嬰爲人聰明仁厚。且有智略。與二世大不相同。今被推立爲王。明知趙高不懷好意。卻又不敢推辭。只得依言前往齋宮。齋宮齋戒過了五日。告廟之期已近。子嬰心生一計。密召其子二人及心腹宦者韓談。囑道。趙高殺死二世於望夷宮。本欲謀篡。因恐羣臣誅之。立我爲王。我探聞趙高實與楚人立約。盡滅秦之宗室。自據關中稱王。今使我齋戒告廟。此定欲就廟中殺我。不如將計就計。如此如此。方可免禍。三人答應。各自預備去了。到得告廟之日。趙高先至廟中。遣人來請子嬰。子嬰推病不行。一連數次。均是如此。趙高見子嬰屢請不來。只得親自來請。到得齋宮。韓談與子嬰二子早已身藏利刃。伏在壁廂等候。趙高全不在意。安然進宮。見過子嬰。便說道。卽位告廟。乃是大典。大王何故不